

莊子集釋



郭庆藩辑

莊子集釋

中国书店影印

据扫叶山房本影印

庄子集释

\*

中国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顺义李史山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19.5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定价：5.80元

莊子集釋序

郭君子滯為莊子集釋成以授先謙讀之而其年適有東夷之亂作而歎曰莊子其有不得已於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極之末由神彷徨乎馮閼驗小大之無垠究天地之終始懼然而為是言也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縣神州外自有九州裨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而莊子稱之亦言儻與忽鑿混沌死其說若豫賄將來而推歛終極亦異人矣哉子青為挈水之椽而漢陰丈人笑之今之機械機事倍於椽者相萬也使莊子見之奈何蠻觸氏窮地於蝸角伏尸數萬逐北旬日今之蠻觸氏不知其幾也而莊子奈何是故以黃帝為君而有蚩尤以堯為君而有叢枝宗膾胥教黃帝堯非好事也然而欲虛其國刑其人其不能以虛靜治決矣彼莊子者求其術而不得將遂獨立於寥闊之野以幸全其身而樂其生焉足及天下且其書嘗暴著於後矣晉演為元學無解於胡羯之氛唐尊為真經無抹於安史之禍徒以藥世主淫侈澹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絕奇郭君愛翫之不己因有集釋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莊子見之得毋曰此猶吾之糟粕乎雖然無迹莫以測復無糟粕莫以觀於古美矣郭君於是書為副墨之子將羣天下為洛誦之孫已

夫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莊子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遺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己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己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况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遠重玄之妙旨暢尤為之恬淡明獨化之旨冥鉗捷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襄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惣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為義古者殺青為簡以畫為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書畫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道遠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為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為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道者銷也遠者遠也銷盡有為累遠見無為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為以斯

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

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最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羣品故以應帝主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首二字為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為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闕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接庸昧少而習焉研精重息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輒為疏解摠三十卷雖復詞情疏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道忘耳



莊子集釋卷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釋文 字從竹從外立名說文為書也 注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

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道遂一也 注 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慶藩案 劉義慶世說新

常共語因及道遂支卓然標新理而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為味

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劉孝標注云向子期郭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鷃

之起榆枋小大雖殊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道遂一也 注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莊生 待

然後道遂耳唯聖人與物冥而循天變為道無待而常通者明至人之心也 莊生 待

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 注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莊生 待

至人乘天正而高舉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物則足於所至 注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莊生 待

而乘天正而高舉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物則足於所至 注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莊生 待

猶餓者一飽渴者一盈此所以為適也 注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莊生 待

此向郭之 釋文 道音銷亦如字 注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莊生 待

注所未盡 釋文 道音銷亦如字 注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莊生 待

引太玄翁首 釋文 道音銷亦如字 注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莊生 待

以相羊後漢 釋文 道音銷亦如字 注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莊生 待

通宏決引王 釋文 道音銷亦如字 注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莊生 待

解消搖義而 釋文 道音銷亦如字 注 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 莊生 待

上士子美 翠一

卷一

一掃葉山房石印

夫小大符之場直良反事稱尺證反各當丁浪反其分符問反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北冥深猶海也取其溟漠無涯故為之溟東

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為章首重中物生於大處豈獨北冥而已北冥

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北冥北冥亦作溟魚經反北冥也北冥北冥亦作溟魚經反北冥也北冥

北冥亦作溟魚經反北冥也北冥北冥亦作溟魚經反北冥也北冥

三十一大入揚如經卷二引司馬云溟謂鯢魚音昆李侯溫北冥

南極也去日月遠故以溟為名也北冥鯢鯢魚子凡魚之子名鯢鯢鯢鯢北冥

魚之名莊子用為大魚之名其說是也北冥鯢鯢魚子凡魚之子名鯢鯢鯢鯢北冥

韋昭注鯢魚子也張衡東京賦擗鯢鯢鯢鯢鯢鯢北冥鯢鯢魚子凡魚之子名鯢鯢鯢鯢北冥

生者曰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北冥鯢鯢魚子凡魚之子名鯢鯢鯢鯢北冥

未出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北冥鯢鯢魚子凡魚之子名鯢鯢鯢鯢北冥

物之寓言所謂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北冥鯢鯢魚子凡魚之子名鯢鯢鯢鯢北冥

鵬鯢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

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宏旨皆可

略之耳鵬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以負山岳而捨故揚鵬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

字非朱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鵬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

為朋黨字字林云鵬朋也鵬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

慶藩案廣川書跋寶錄鍾銘通雅為風字鵬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

十五並引司馬云鵬者鳳也釋文闕夫莊音符發句曰以朋舊作以鵬今案文義故以朋

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鵬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

背負青天奮翮翔凌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其大如天一面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非冥海不足以運

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宜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

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助哉 運轉也 是歲斥也 即此鵬鳥其形重大

沈性殊逍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道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為鳥南冥雖復昇

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也 慶藩集玉篇運

海運行也 潭天儀云天運如車轂謂天之行不息也 此運字亦當訓行莊子言鵬之

月息之言可證郭氏謂非冥海不足息矣 說文引司馬向秀之說皆失之 豈好報

反下大處 昌慮反 何厝也 措置也 俗多通用 今莊子注作措與說文合 齊諧者志怪者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夫翼大則難舉故搏

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

然非樂然也 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 齊國有此俳諧之書也 誌記也 擊打也

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冥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滿三千里從容志滿方言態

水然後纒戾宛轉鼓翅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態

止適足而已 齊諧文皆反司馬及雀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不得但稱諧 志怪志

齊諧文皆反司馬及雀並云人姓名簡文云書不得但稱諧 志怪志

也怪水擊也崔云將飛舉翼擊水跟踏 異也水擊也 於改工記之搏植亦云劉音七亮反 馬云擊衝動也釋文闕又文選江通雜詩注引司馬曰搏團也 而上行若扶搖也范彦龍古意贈王中書詩注引司馬曰搏團也 張景陽七命注御覽九及九百二十七初學記一並引司馬曰搏團也團也 布卒異同與釋文亦小異又集說文搏以手圍之也古借作專漢書天文志騎氣早而 舉得釋文所引扶搖徐音集韻搏擅也 未得搏字之義扶搖徐音集韻搏擅也 上時掌反自勝音升決然喜缺反 一去年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所能則有閒矣其於適性一也 家世父曰去以六月息猶言乘長風也與下時則 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野馬者游氣也 時陽氣發動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物參差形性不同 聞生物氣動更相吹動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物參差形性不同 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道遠 動粟之造化非有情於道遠 月澤中野氣也崔云天塵埃音哀崔云天地間氣相攻字古通用集韻吹眾動而升也 地間氣如野馬也塵埃音哀崔云天地間氣相攻字古通用集韻吹眾動而升也 子仲尼篇可收而鏡也本書在宥篇從容無為而萬物收累馬注並云吹與吹同 莊生既言鵬之飛與息各適其性又申言野馬塵埃皆生物之息相吹蓋喻鵬之純任 心自彼亦謂鵬之所馮以飛者疑誤所馮文格曰今注作憑改正天之蒼蒼其正色邪

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注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

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

道里之遠近起足以自勝而逝注仰視圖寫甚為迢遞碧空高遠算數無窮蒼蒼茫茫豈

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注色邪注盧丈俗曰舊也嗟反今據易

自勝取是適至南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注釋文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

則膠水淺而舟大也注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

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夫乎忘生之主而

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注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開發在語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汚陷也謂

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汚堂地之間將草

葉為舟則浮汎靡滯若選用杯為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注且夫音覆

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道遠注且夫音覆

芳服注杯作孟坳堂於交反又塗地令平又適云謂有坳埳形也芥音藎反徐古邁反一

也則膠注徐李古孝反一音如字崔稱事尺證反其濟作齊如字之生本亦作至當丁浪

皆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注此合喻也夫水不深

同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注厚則大舟不可載浮

起檣榆之上大鵬九萬里風鼓扇其下也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

後乃今將圖南注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

此大鵬之道遠也注培重也夫折也闕塞也切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

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宜釋文而後乃今培扶北反本或扶杯反又辜反三音

自致得所道遠南海不亦宜乎釋文培之言馮也馮來也馮北反本或扶杯反又辜反三音

三作風絕句故言馮必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而後能通漢書周而後乃今培

一非若訓培為重則與上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而後能通漢書周而後乃今培

風若訓培為重則與上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而後能通漢書周而後乃今培

日非若訓培為重則與上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而後能通漢書周而後乃今培

折關徐於焉反一音謂司馬云止也李云塞也慶藩業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烟與學鳩

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冀以之九萬里而南為注苟足

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道遠

一也注烟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蛤蟪焉鳩也即今之班鳩是也決卒疾之貌

資風水以高飛故啖彼形大而勁勝於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矣榆枋而栖集

南適胡為以笑大夸企自釋文烟音條司學鳩如字一音於角反本達九萬步涉辛苦

其羽是也注慶藩案俞樾曰釋文曰學本或作鸞音預據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鸞斯蒿下

其羽是也注慶藩案俞樾曰釋文曰學本或作鸞音預據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鸞斯蒿下

飛李善注即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鶯鳩小鳥毛甚詩傳曰鶯斯鴉居鴉居鴉鳥也音豫然則李氏所據本固作鶯不作鶯也今釋文引司馬云鶯鳩小鳥毛甚詩傳曰鶯斯鴉居鴉居鴉鳥也改非其原文矣今案釋文學亦或作鶯說文鶯維鶯山鶯知來事鳥或作鶯爾雅後人窠鶯山鶯作學蓋鶯字鴉為五鴉之總名鶯鳩當是兩支適云鶯突也俞樾曰王

決向徐喜缺反李呼槍七良反司馬李云鶯集也惟云著也支適云鶯突也俞樾曰王

証此反李頭云疾貌槍氏引之經傳釋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悔為亦當訓為或俞樾曰槍音徐音方李云檀木也崔云本也或曰木名世則世則也

崔承上言也而文選注引此正作糞以之九萬里而國南為

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注所通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積氣彌厚也注三食路既非遠腹猶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速春搗糧食為一宿之借通於千里之遠路既迨遂聚積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食故郭

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

司馬云莽蒼近郊之色也李云近野三食反果然徐如字又苦火反春東容糧音之二也支適云冢間也崔云草野之色

蟲又何知注二蟲謂鵬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為也此道遠之大意郭注云二蟲鵬鳩也對大於小

萬小鳥決起榆枋雖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宜有情於優劣道遠之致其在茲乎而呼鵬為蟲者大哉禮

云東方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為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為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

十麒麟為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龜為其長中央裸蟲三百六十聖人為其長通而

謂語故名鵬為不足也知鵬之大也郭注云二蟲謂鵬鳩也失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大年注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  
 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  
 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軍官  
 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  
 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

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注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

或長故舉朝菌冥靈宰官榮子皆如年知豈企注小知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注尚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效也注此何以前年知不相故此注反後累物劣偽反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效也注此何以前年知不相故此注同

胡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注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滯雨於地後蒼朝菌不知晦

朝菌月終謂之晦月且謂之朔假令逢陰日便死亦謂之大芝生於朝而暮死於暮故曰

蟪蛄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夏秋之交始也崔雲上芝朝生暮死則朝生暮死則朝生暮死

言齡命短促故注朝菌不知月之終始也崔雲上芝朝生暮死則朝生暮死則朝生暮死則朝生暮死

謂之小年也注朝菌不知月之終始也崔雲上芝朝生暮死則朝生暮死則朝生暮死則朝生暮死

及晦之道云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簡文云朝生暮死則朝生暮死則朝生暮死

文昭曰案菌芝類故字從艸支遁潘尼以木槿當之說殊誤呼為土菌一曰道廚又御音義

九百四十八引今佛道論衡卷三引馬云朝菌大也江東呼為土菌一曰道廚又御音義

引注所引小異又案王引之曰淮南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考似蟹蟻一名華母據



此則朝秀與惠姑皆名也朝菌朝秀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也上文云之二  
 蟲又何謂朝與學鳩此云不知晦朔亦必謂朝菌之蟲也胡旦也盧文弼曰此以不知  
 言之若草木無知之何須言不知乎今耳晦朔日之昏莫言不若以文弼之終始言  
 說之是廣雅正作朝蟬知其為蟲故生者從虫耳晦朔日之昏莫言不若以文弼之終始言  
 蓋朝生者不及暮矣故晦朔不當從日為解今本作蟬條說文新附字姑音姑音馬一惠  
 及朝然因知暮矣故晦朔不當從日為解今本作蟬條說文新附字姑音姑音馬一惠  
 蟬姑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始蟬也或曰山蟬秋鳴者不及春春鳴者不及秋廣雅云  
 蟬姑始蟬也葉即楚辭所云寒蟬者也蟬音提蟬音勞又音連始音彫音將慶藩案  
 御覽九百四十九引司馬云惠姑亦名蟬春生夏死又音連始音彫音將慶藩案  
 死夏生秋死故不知歲有春秋也與釋文所引小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  
**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南以三千歲為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羲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  
 為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秋賒永故謂之大年也  
 冥本或作靈李頤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  
 冥同靈盧文弼曰案說文云以五百歲為春以五百歲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  
 矣則當云以千歲為一年下大椿亦當云此木萬六千歲為一年不當云三萬二  
 千歲慶藩案齊民要術靈作冷引司馬云木生江南千歲為一年釋文漏引大椿倫  
 反司馬云木一名檮檮木槿也崔音檮華同李云生江南一云生北戶南此木三萬二千  
 歲為一年慶藩案齊民要術引司馬云木槿也以萬六千歲為一年一名檮檮與釋文  
 所引而彭祖乃今以久持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天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此於眾  
 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眾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踐  
 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  
 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妄者未之有也

釋文